

隋史遺文

六

1544
7



1544
7

劍嘯閣批評秘本出像 附史遺文卷之六

第二十六回

二百里海山開勝景 十六院嬪御闕豪華

詞曰

塗膏砌血打叠就一人歡悅苑囿池臺似天
角隱隱雲霞層列水滿銅溝山開玉巘琪樹
寒烟結景色天然直是域中奇絕 可堪世
換時移不堪回首處香殘艷竭簫鼓聲希祗
換得鳥聲蛩語淒咽春風羅綺轉眼向誰尋

第二十六回

覓也。野。花。黃。蝶。世。事。如。伊。笑。殺。前。人。謀。拙。

右滿江紅

宮室所以容身。是少不得的。若說花園。不過是畧取點綴。可以適情而已。着甚要緊。定要移山換水。選異徵奇。初時把一塊荒榛衰草之地。變換作錦綉園林。到後來錦綉園林。仍舊還做了荒榛衰草。一段乾忙。許多花費。都在那裡。况且不知拆了多少房產。成得一兩座亭館。毀了多少田園。成得一兩座池臺。多少人兒啼女哭。博得箇一院笙歌。

少人百結懸鶉。博得個滿身羅綺。多少人鳩形鵠腹。博得箇食前方丈。却只是侈心不歇。這便是真正大痴人了。話說隋家建都長安。自然的山水大內皇城前面。對着終南。迴環着澗水。仁壽宮枕着驪山。裡邊包着溫泉。這一道泉。常溫暖。可以沐浴。景致不消添說得。隋主興建東都。恨是移不得這些山水來。他便要以人力勝天工。在顯仁宮築起一所西苑。方圓有二百餘里。傳旨要在苑中因洛水灑水之勢。開作五湖四海。沿湖海邊。建有

十六院都定有名來海分東西南北不須細說那湖是那五湖

東曰翠光

南曰迎陽

西曰金光

北曰潔水

中曰廣明

院是那十六院

一曰景明

二曰迎暉

三曰樓鸞

四曰景光

五曰明霞

六曰翠華

七曰文安

八曰積珍

九曰影紋

十日儀鳳

十一曰仁智

十二曰清修

十三曰寶林

十四曰和明

十五日綺陰

十六曰降陽

五湖四海獨有北海開廣四十里裡邊用巧手結構堆砌出三山做着海上蓬萊方丈瀛洲這三座高處置列峯巒深處布置洞壑或是堆成絕壁或是布出層巖地稍平坦便構樓榭可眺望處就是亭臺四十里海着這三山也不多大但却點綴得徑路極其委蛇迴廊曲檻登覽不盡景致極其幽杳深林遠岫觀看無窮蒼山綠樹裡邊忽隱着一

座樓臺碧瓦朱楹。却似青天中霞流影。綺翠龍丹。崖中間亂繞着千條。磴道玉階。路砌却似疎林中。烟抹。氤氳。

水遶寒山山遶樓。

清幽應是小瀛洲。

崔聲一一松陰裡。

應是神仙向此遊。

湖是東湖極大。五湖中也都有山。沿湖堤岸。都是靈壁石砌就。上邊覆以桃李名花。通水處所。都以白玉石爲橋。護以朱欄。十六院。或是依山的。或是傍水的。或在山頂。或在山腰。或跨廣渠。或圍池沼。

或在翠竹叢中。清陰蔽日。或在碧梧深處。疎影留烟。院院各占一勝地。院院各成一新式。每院分美人二十人。共三百二十名。下宮妾侍婢。不計其數。還各院有內監數十人。供美人使令。出入市場。這西苑。不只山光水色。樹影花香。又添這一干遠山。眉秋波。眼楊柳。腰桃花。臉越覺濃麗了。正是

巫山行雨多神女。

洛浦凌波有艷姝。

隋主厭是兩地往來。行動不便。率性自大內到西苑。開成御道。兩邊短垣。護以長松高柳。隋主沒個

唐 卷六
特度往往來。來自大內到西苑。多乘馬。宮娥也都
是馬。急管緊絃。鳳簫龍笛。簇擁在前後。到西苑。是
龍舟鳳舸。遊歷四海五湖。十六院。一到舟中。將次
一院。一院。擢舟接駕。

鳴榔力怯。故深深。

香散風前。展翠裙。

艷質不堪。臨水照。

一池清影。浸芙蓉。

每日問水尋山。假紅倚翠。不拘在大內。與在花中。
開宴時。自己與這千寵妃。是一席。文帝嬪妃。與自
己親幸的梁公蕭鉅。千牛宇文。品是一席。酒至半

酣。彼此謔浪。也不論個君臣。不分個男女。總只是
個流連光景。沉湎女色。數不盡禁苑繁華。并他一
身快樂。况是有這千會點綴的女人。使了這些沒
考核的銀子。又是這千風太監。爲他採買。佐酒的
少甚。山珍海錯。賞玩的少甚。異卉名花。桃堤柳岸。
雪檻冰山。便到窮冬時候。萬木凋零。這千美人要
好看。把這些落葉樹枝上邊。將錦綺做成各色像
生花。朶或是初開。或是半謝。或是半捲。葉兒欲放
的。蕊兒起初起。自一院後來。各院相效。愈出愈奇。

把五湖四海中也布上許多紅蓮白蓮紫芡青菱
黃蘋丹蓼用盡數日工夫消不得一番風雨劍嘯
主人常摹出他四時歡暢

到春來和風煽暖麗日流輝黃鶯千囀綠楊紫
燕雙栖畫棟玉階紅雨落花陣陣堪憐繡陌輕
霜飛絮紛紛無定說不盡宮庭的春色單表着
宮女的春心穿上了薄薄羅衫走動了纖纖蓮
步摘青梅把黃蜂戲打展錦袖將粉蝶輕兜半
天落下鞦韆香毬盡露繞地滾來蹴鞠媚眼橫

沈隋主每遇春時與嬪妃走馬花間宜淫柳下
常邀美少年數百挾金丸遊獵內庭男女混雜
笑語喧闐催花擊鼓曲水流觴以盡三春之典
到夏來南軒薦爽北牖生涼峭壁陰森石洞寒
泉無暑氣高梧蔭覆雲廊深簷絕炎歎綺宴頻
開不住的進霞漿浮瓜沉李瑛盤臚列一箇箇
舒玉腕雪藕調冰時捲菱荷風何用復搖八寶
扇新開茉莉葢采來拋入七香湯霧縠腰裙一
條桃子縫微微界線冰綃胸抹兩顆雞頭肉簇

簇堆尖。見這般彈得破的嬌姿。不由人吹得着的慾火。或于湘簟。或在胡床。雙剔繡鞋。鈎起兩彎。新月斜欹。珊枕鋪開。滿榻香雲。隋帝日戀深宮。那知酷暑。

到秋來。金飈清暑。玉露澄空。桂吐天香。蘭蕤國秀。晶瑩碧漢。天開着美夜良宵。燦爛銀蟾。光映滿雲廊。水殿井梧。簌簌聞着蛩韻。淒淒檻竹。蕭蕭襯出茶聲。細細階帝呼盧。浮白無暇。悲秋選伎。徵歌務期。一夜蕭后。率着韓俊娥。袁寶兒。幾

個美人。登臺遠眺。惟恐天工。吹上廣寒宮。並筆夜遊。常被暮雲迷。入高唐。夢花籠翠。幙景清幽。况兼薄醉。三分月。睨牙床。光炫耀。更覺痴情百倍。碧幌中。雙眠穩穩。合宮燈。炬尚星懸。牙牀上。嬌喘吁吁。隔院笙歌。猶鼎沸。恣酒色之沉瀦。致子午之混淆。憑着他幾部拾遺。載不盡九秋樂事。

到冬來。朔風司令。瑞雪飛空。頃刻間。圓璧方圭。添補上瑤階。玉砌。金猊寶鴨。內焚一片。遍繞各

宮。這是海外遠來的香草。說甚麼紅爐獸炭。雕盤。玳瑁。中。費萬錢。方供半箸。這是人間未見的珍羞。數不着美酒羊羔。隋帝又築造浴室一所。名曰戲鴛池。暖玉爲闌。銅龍熱水。壁塗蘭桂之雪。湯和薔薇之露。白哲兒郎。妖嬈女子。裸遊其內。互相嫖嫩。一個個玉莖挺。豎貝戶。流膏皓腕。交加。冰肌。噴耀。絳綃。拖抹。濺起。珠璣。香氣。氤氳。結成。雲霧。帝恣溢。極態。時男時女。東樓西抱。分不出。貴賤。高卑。只一味。迷癡顛倒。

他大內與西苑。嬪御中有美色的。固多。抱技藝的。也不少。這于女人。少甚麼彈絲品竹。紗舞清歌。踢毬走馬。舞劍彈碁。技擅丹青。才工咏雪。隋主仿着。自己才。酒酣與那能詩的女官。吟詩續句。彼此褒評稱讚。隋主自親。製望江南詞。入闕咏。這湖上月。湖上柳。湖上雪。湖上草。湖上花。湖上女。湖上酒。湖上水。却也清新俊逸。道。

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光景好。輕彩望中斜。

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

湖。上。柳。烟。裡。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枝。烟。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依。

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來。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

何

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緩。濃。鋪。此。作。醉。人。茵。無。意。襯。香。衾。○。晴。霧。後。顏。色。一。般。新。游。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咏。卒。難。伸。

湖。上。花。天。水。浸。靈。芽。淺。蕊。水。邊。勻。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開。爛。熳。挿。髮。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艷。玉。軒。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

湖上女精選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將盡
是采蓮人清唱謾頻頻○軒內好嬉戲下龍津
玉管朱絃聞盡夜踏青鬪草事青春玉輦從羣
真

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甲緩敲浮香
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春殿晚仙艷奉杯盤
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
安

湖上水流遶禁園中斜日暖搖清翠動落花香
暖衆紋紅蘋未起清風○閒縱目魚躍小蓮東
泛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
重

當時蕭后也有一首湖上月

湖上月飛破碧雲窩的的似留湘浦佩行行疑
弄錦機梭寒色逼衣羅○歡未極莫向柳陰過
媚臉正宜邀玉鑑清樽聊借漾金波醉舞影婆
娑

宣華夫人却有一首湖上柳道

湖上柳。雨露沐。恩稠。嬌嬌。腰肢羞自舞。纖纖眉。
黛怯。閑愁。倚旖旎。畫樓頭。眠未得。荏苒。起還休。
怪是斜陽留不住。空教風裡弄。輕柔。飛絮滿汀洲。

容華夫人有湖上雪一首道

湖上雪。一望玉無痕。剪綵不須花。自發遶枝驚。
見蝶狂奔絮影滿。休園。瓊閣倚野色接雲屯。
指冷梅花吹未得。孟傾竹葉席生寒。歡飲失朝昏。

儀鳳院夫人慶兒有湖上草一首道

湖上草。偏向玉街生。蓮瓣蹴來微。有跡羊車歸。
去寂無聲。花落自縱橫。無個事。採接角輪贏。
訝是摧殘。疑有恨。妬他連理似。多情幽闥共牽。
繫。

晨光院周夫人有湖上女一首道

湖上女。燕趙集娉婷。目弄迴瀾。清湛湛。神凝秋。
渚。韻亭亭。依約似湘靈。相將去。蕩紫過前汀。
豈是荷香日。巧笑不關花影。是嬌形。秀色映青。

萍。

韓俊娥朱貴兒袁寶兒都有湖上花湖上酒湖上水一首韓俊娥是

湖。上。花。清。影。映。寒。沙。白。膩。瑩。瑩。疑。素。雪。紅。妖。的。
的。噴。丹。霞。一。片。錦。雲。遮。○。知。何。似。瓊。島。集。仙。娃。
玉。臉。淚。滋。驚。雨。濕。朱。顏。駢。向。困。風。斜。爛。熳。稱。天。
家。

朱貴兒是

湖。上。水。一。碧。欲。浮。天。風。織。翠。紋。成。綺。縠。霞。村。彩。
色。染。長。川。好。泛。木。蘭。舫。○。輕。槳。動。驚。起。渚。中。鴛。
十。里。畫。橋。通。宛。轉。數。灣。明。月。影。勾。牽。清。賞。且。留。
連。

袁寶兒是

湖。上。酒。歌。舞。樂。名。時。琥。珀。清。光。浮。玉。笋。葡。萄。香。
韻。溢。金。卮。中。有。好。花。枝。○。拚。一。醉。到。手。莫。教。遲。
墜。落。翠。環。增。韻。致。潮。生。紅。暈。長。嬌。安。中。聖。復。何。
辭。

把自己與眾嬪妃的詞都譜入樂中或是着美人

清歌佐酒。或是與宮女清夜在馬山遊。就在絃
官中吹將出來。正是

酒迷花谷主

色困醉鄉侯

那裡記得當時陳后主也。只為得不理國事。戀酒
迷花。自做玉樹後庭花曲。靜夜與宮人清歌妙舞。
送了國家。所以後來。直惹得陳后主魂。携了張麗
華到西苑海中。作詩相嘲笑。隋主道終始更不若
他相期吳公臺下相見。

總是妖由人典

說甚邪不勝正

自是... 居... 疾...
易... 又... 來... 曾... 揚...
... 夜... 便... 想... 江... 南... 風... 景...
... 粉... 大... 家... 安... 得... 有... 此...

第二十七回

程咬金無處賣柴扒 尤俊達有心劫銀損

詩曰

隋室開茲水 初心謀犬除

一千里力役 百萬民吁嗟

冰殿不復返 龍舟成小瑕

溢流隨陡岸 濁浪噴黃沙

兩人迎客至 三月柳飛花

日脚沉雲外 榆梢噪曉鴉

如今游子俗。

異日便天家。

且樂人間景。

休尋海上槎。

人喧舟艤岸。

風細錦帆斜。

莫言無後利。

千古壯京華。

這首詩便是陳后主嘲隋主的。他嘲隋主開河道。莫言無後利。果然這條河利了後世。莫說先朝通到洛陽長安。就我大明。虜元人又開了會通河。如今浙直糧餉。進了瓜州關。由揚州淮上也直可抵京。只是後世雖得了他的便宜。不知當時也受他

無限擾害。且不說他在西苑快樂。自古大工大役。必竟役民賦民。況且是開汴河。起東都。築西苑。造龍舟。如何能不向州縣徵索。當時隋主爲要起這幾件大工。先期傳旨。除東都江都。現在興役地方。外。其餘附近大州。各差官解銀。多少不等。赴洛都。協濟。山東齊州。與青州。都坐了協濟銀三千兩。各州俱各措置起解。早因此打動了一個好漢。却是兗州東阿縣武南庄。有一個豪傑。姓尤。名通。字俊達。在綠林中行走多年。其家甚富。山東六府。皆稱

他做尤員外。他既富了。怎麼又做响馬。山東迤北一帶。若是短路的。拿了條杠子。閃在道兒上。兩邊土墻。跌裡遇着孤客。也做了些營生。但止好劫個單行孤客罷了。若是嚮馬。莫說勁弓短刀。這些所費不多錢。一匹馬。却也要百十兩銀子。況且有馬。便要馬房。就要每日的馬料。上得料足。這馬方走得。若是南邊的強盜。只爲養不家裡活。起了凶心。怎有錢養馬。故北邊嚮馬。以是有本錢。強盜必定是大戶。方做得。此人聞得青州有三千銀子上京。兗州乃必由之地。意欲採取。但只是想起打劫客商。他不過一起十多個人。就有幾箇了得的人。也不怕他。這是官錢糧。必竟差官。有兵護送。還有所過州縣。也撥兵防護。打劫是難。况又客商被劫。雖然來告一張失單。沒一箇坐在這廂。賠飯錢。打官司的理。失主去官。便丟了。這是隣州的錢糧。怕擒捉得緊。不如放下。這肚腸罷。但說起人的利心。極是可笑。尤員外明知利害。畢竟貪心重了。放不下。這三千兩銀子。正是

錢是貪夫餌。

徘徊自上鉤。

却想家中這幾個庄客也都沒甚膂力。要尋個好手與手下人商議。我這武南庄左近可有埋名的。好漢相尋一人取此無礙之物。也是一樁大生意。手下人曉得主人的意思。答道。我門街前巷後雖有幾個撥手撥脚的。却是七青八黃的。叫不上好漢。離此五六里之地。原在斑鳩店住的。今日移在此。一箇人姓程名咬金。表字知節。當初曾販賣私鹽。拒了官兵。問在邊外充軍。遇了恩赦。得以還家。

若遇得此人做事便容易了。尤員外道。我向聞其名。你們可認得他麼。手下道。小的們也只是耳聞。不曾目見。尤員外牢記在心。不日要去尋他幹事。不道事有湊巧。一日尤員外偶過酒家。是日十月天氣忽然作冷。西風刮地。樹葉紛飛。尤員外動了喫酒的興。下了馬。走進店家廳上。南面坐下。纔喫得一杯茶。只見一個長大漢子。走入店來。那漢子怎生狀貌。恁般打扮。但見他。

雙眉剔豎。兩目晶瑩。雙眉剔豎。濃似烏雲。兩

目晶瑩光如急電。跣踏臉橫生怪肉。邈邈嘴
露出獠牙。腮邊捲結淡紅鬚耳。後鬚長短
髮粗豪氣質。渾如生鐵團成。狡悍身材。却似
頑銅鑄就。却是一條剛直漢。須知不是等閑
人。

這漢子、衣衫藍縷、脚步倉皇、肩上馱幾箇柴扒兒、
放了柴扒、坐下便討熱酒來喫、好像與店家識熟
的一般、尤員外定睛觀看、見他舉止有些古怪、因
店小二掇着小菜上來、悄聲問道、這人姓甚名誰、

你們可認得他的麼、小二道、這人常來喫酒的、
麼、不認得他、他住在斑鳩店、小名程一郎、不知他
的。名字、尤員外聽得斑鳩店、又是姓程、就想到程
咬金身上、起身走近前來、拱手道、請問老兄上姓、
咬金道、在下姓程、尤員外道、高居何處、咬金道、住
在斑鳩店、尤員外道、斑鳩店有一位程知節兄、莫
非就是盛族麼、咬金笑道、那里什麼盛族家、母便
生得區區一人、不知有族裡也沒有族裡、只小子
叫做程咬金、表字知節、又叫做程一郎、尤員外問、

怎的尤員外聽說就是程咬金就像拾了活寶的
一般正是

却疑踪跡雲泥隔

豈料英雄入彀來

問道爲何有這些柴爬敢是賣的麼咬金道差也
不多小子家中止有老母全靠編些竹箕做兩箇
柴爬養他今日跌出來沒有人買風大得緊在此
喫杯熱酒也待要回去了請問員外上姓大號爲
何問及小子尤通道久慕大名有事相煩且是一
主大生意只是店裏不好講話屈到寒家去坐了
細好細細商量咬金道今日遇了知己但憑公
敢不追隨只是酒在口邊且喫了幾碗到宅上再
喫何如

酒逢知己下鍾少

拚向壚頭一醉眠

尤通道這却甚妙就拉他同坐一桌一箇富翁與
那一箇窮漢對坐店上多少人看了掩口而笑他
兩人只是喫酒喫了幾大杯尤通算了帳出店咬
金道這幾箇柴爬兒就作了前日欠你的酒錢罷
拱手出店尤通先時有匹馬來朋友同行不便騎

馬先着人打回與咬金同行到了家裏喫茶過了
促膝而坐說連年水旱家道清乏要出門營運路
上難走要求老兄同行賺來一半平分咬金道你
要我做夥計麼尤通道這却說差了小弟又仰義
勇無由一見今日得會只要借着營運爲商我兩
人做了一處今日訂交之始須要結爲兄弟永遠
相交再無疑貳咬金道小弟粗笨怎好結拜尤通
道小弟心願如此不必推辭二人叙了年紀尤通
長咬金五歲就拜爲兄咬金爲弟拈香八拜誓同
生死患難扶持正是

結交未可分貧富

定誼須堪託死生

咬金道出路固好只是我的母親在家無人看管
如何是好尤通道既爲兄弟令堂是小弟的伯母
自當接過寒家供養事不宜遲就是今夜接得過
來纔妙咬金道小弟賣了柴爬有幾個錢羅幾顆
米兒回去纔好見他今日柴爬又不曾賣得如今
天色又晚卒然要他到宅上來他也未必肯信尤
通道說得有理這却不難今夜先取一錠銀子去

與令堂爲搬移之費。他見了自然歡喜。自然肯來了。咬金道：這倒使得快些。拿來。尤通袖中出銀一錠。遞與咬金。咬金接來。就入袖中。畧不道謝。原是相契在肝膈。金錢何足論。

尤員外一面分付擺飯。咬金心中歡喜。放開酒量。杯杯滿盞盞乾。尤員外看了暗笑。見杯小不足以充其量。叫取碗來。咬金不知是家釀香膠。十分酒力。只見甜津津好上口。迭連倒了幾十碗。急酒漸漸的醉來了。勸他再請一杯。倒喫下三四碗。下得急了。順坐傍張開巨口。流一窩清水。重新又喫如此數番。已被酒困。留不住自己心性。掣出那粗魯形狀來。揎拳捋袖。尤員外又要他喫酒。又怕他喫得太醉了。倒囑付咬金快去。邀請令堂過來。明日好日子。便好出門做生理。咬金只得起身。雖是醉中。一心牽繫着這一錠銀子。把破衣袖的袖兒。恨命捏緊。打躬唱喏。作別出門。不想袖口雖是捏緊。那袖底却是破的。舉手一摸。那錠銀子早在脇肋邊溜將下來。滾在地上。正在尤家大門口。

和璧原歸趙

亡弓屬楚人

那些手下人看見了，拾將起來，向尤通道：「員外適纔送他的銀子，倒脫落在這裡，可要趕上去送與他了。」尤通道：「我送銀子與他，正在此，默默懊悔，手下道：『既要送他，如何又懊悔起來？』尤通道：『這人是一個沒錫錐的人，拿了銀子去，倘然母子商量起來，竟不肯來了，也沒法處置他。』如今落掉這錠銀子，少不得原放我，不下今晚，明朝必定母子同來了。」話分兩頭，却說咬金一路捏了袖口，走到家中，見了母親，一味歡喜，母親餓得半死，見他喫得臉紅，不覺怒從心起，嗔罵道：「你這畜生，你倒在外邊喫得這般醉了，竟不管我在家中無柴無米，餓得半僵，還要跌着臉笑些什麼？真正是喪心病狂的畜生了！好不氣殺我也！」我且問你：今日柴爬已賣盡，賣的錢却怎麼用了？咬金笑道：「我的令堂不須着惱，有大生意到了，還問起柴爬做甚？」母親道：「你是醉了的人，都是酒在那裡講話？我那裡信你？」咬金道：「母親若不信我，待我袖裏取出銀子來，你看母

親道銀子在那裡咬金摸袖不見了銀子又摸那
一隻袖跌脚歎道一錠銀子掉在那里去了母親
道我說是醉話那裡有什麼銀子咬金睜眼道母
親若不信孩兒孩兒就莽殺在母親面前孩兒憑
着大醉決不敢欺誑母親孩兒今日馱着柴爬在
街坊上村落裏周迴走轉沒有一人買去馱着柴
爬在酒店上喫酒不想遇着一箇財主武南庄的
尤員外一見如故拉孩兒回去孩兒就把幾把柴
爬算清舊欠酒錢跟他到家他與孩兒結拜弟兄
女同孩兒出去做此生理孩兒道母親在家無人
奉養他說連夜接了過來先送一錠銀子為搬移
之費孩兒心中歡喜多喫了幾杯又恐怕遺失了
一路裏把衫袖捏緊不想這作怪的東西倒在袖
樁邊鑽了出去這叫做命裏窮來只是窮拾了黃
金變做銅你若不信我如今就馱你到他家去便
知孩兒說話不虛了母親道既如此我如今就同
你去家中左右沒有家伙鎖了門就去罷我肚裏
饑餓得緊却怎麼處咬金道你熬到了他家只怕

喫不盡。消化不及。要。囫。圞。撒。出。來。哩。母。子。出。門。咬。金。將。門。鎖。上。馱。了。母。親。黑。暗。地。裏。一。步。高。一。步。低。直。馱。到。武。南。庄。尤。員。外。門。首。酒。都。弄。得。醒。了。咬。金。放。下。母。親。停。一。口。氣。連。連。叩。門。尤。家。管。門。的。早。受。員。外。分。付。料。他。必。來。一。聞。咬。金。叩。門。隨。卽。開。了。進。去。報。與。員。外。得。知。尤。通。尚。未。睡。也。待。咬。金。到。來。聽。得。咬。金。到。了。喜。不。可。言。接。進。母。子。在。中。堂。坐。了。尤。通。卽。便。開。言。道。小。侄。尤。通。忝。先。人。遺。下。些。薄。產。連。年。因。水。澇。旱。荒。家。私。日。費。日。今。欲。收。拾。些。微。本。要。往。江。南。販。羅。段。爲。商。因。各。處。盜。賊。生。發。恐。孤。掌。難。鳴。聞。得。令。郎。大。哥。是。個。豪。傑。要。屈。他。做。一。個。同。行。夥。計。倘。若。得。利。均。分。以。供。老。母。甘。旨。程。母。出。自。大。家。曉。事。解。理。笑。道。員。外。差。矣。員。外。是。富。翁。小。兒。是。粗。鄙。手。藝。之。人。員。外。爲。商。或。者。途。中。沒。人。伏。侍。雇。小。兒。做。箇。後。生。月。支。多。少。錢。鈔。做。老。身。養。老。之。費。還。像。箇。說。話。小。兒。有。何。德。能。敢。與。員。外。結。拜。兄。弟。况。且。分。文。本。錢。也。沒。有。怎。麼。講。個。夥。計。二。字。名。分。也。不。相。稱。尤。員。外。道。尤。通。久。慕。令。郎。大。哥。高。義。情。

願如此不敢失言分付鋪轎匹立撲六一頓拜過了程母頭暈眼花的也拜了四拜尤通道小侄與令郎出門之後恐老伯母家中不便故此接到寒家居住倘有不周百凡體諒程母道老身母子衣食不全今小兒得附員外老身又在此安享感激不盡了只是小兒性格粗糙員外只要另把隻眼看顧他寬恕他小兒敢不知恩報恩尤員外道請伯母進到裏面用飯去程母立起身來照壁一開有衆丫鬟掌燈照進不在話下尤員外與程咬金重新喫酒喫到酒興剛來尤通却就把皇銀的事來挑動咬金賢弟可知新君卽位以來的事咬金此時深感天子應道兄長好皇帝小弟在外邊思想老母晝夜熬煎若不是新君卽位焉能遇赦還鄉母子重會尤員外道新君人興工役每州縣都要出銀三二千兩協濟大工實是不堪咬金道做他的百姓自然要納糧當差做他的官也要與他催徵起解不要管他閑事尤員外道這個也罷了只是我這山東青州也遵天子旨意要三千兩協

濟那青州府的太守借名洒派當分外之差升堂比較杖死無辜百姓斂取民膏貪酷太甚只把三千兩銀子起解他這銀子上京我這兗州乃必由之地我如今欲托賢弟之力取他這三千兩銀子作本爲商賢弟可有什麼高見

憑將密網羅高鳥

願借長竿釣巨鰲

這箇程咬金曾賣私鹽與爲盜也不遠見尤員外如此相待他心中又要馳騁笑道哥哥只怕他銀子不從此路來若打這條路經過不勞兄長費心

只消小弟一馬當先這項銀子就滾進來了員外

道賢弟却會什麼兵器咬金道小弟會用斧却也沒有傳授但閑中無事將劈柴的板斧裝了長柄自家舞的到也卽溜了俊達道我舍下到有一柄斧六十觔重賢弟可用得咬金却量自己有些膂力應道五六十觔也不爲重尤員外分付手下伏侍咬金飲酒自己回後院去取出那兩柄斧來却是渾鐵打成的兩邊鑄就八卦名曰八卦宣花斧量咬金身軀取一副青銅盔甲綠羅袍槽頭有一

騎青驃的劣馬，尤俊達自己有一副披掛，鐵幞頭，烏油甲，黑纓鎗，皂羅袍，烏騾馬，這些東西也般將出來，到飲酒處，與咬金一同披掛停當，命手下掌燈火，出庄打稻場上去，用篾纜點火高照，勢如白晝，二人馬上比勢，幾箇回合，好是

咆哮來二虎。

天矯起雙龍。

手下衆人齊聲喝采，這箇尤家庄上周圍數十餘里人家都靠着尤員外喫飯，所以明火持鎗不避嫌疑，鬪罷下馬收拾回庄寢宿，次日着人青州體探皇銀，什麼人押解，幾時起身，那一日到長葉林地方，畢竟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尤通謀劫皇銀，與取生辰扛者全不同科。揮金以籠程知節，原欲豢之邀利，更與晁天王結三阮迥絕。要知渠原不是程泰二公流輩，莫作一例看。

第二十八回

長葉林嚮馬自通名 齊州城太守請捕盜

詩曰

荷鋤老翁淚如雨 惆悵年來事場圃

縣官租賦苦日增 增者不除蠲復取

况復有猾胥 奸獍能侵漁

羨餘火耗媚令長 加派飛洒腹里閭

秋征那待禾黍熟 打門有吏毒如蠅

錢谷實其囊 雞豚飽其腹

但言功令峻。

遲則有鞭朴。

典衣何惜婦無禪。

啼饑寧復顧子孫。

初征一室嘆懸磬。

再征稱貸聊自存。

三征剩有孑身在。

鞭笞已復無完腎。

年時自喜多田畝。

豈料今來成害藪。

終年耕耨一粒無。

廬舍還爲他人有。

溝渠展轉淚不乾。

遷徙堪嗟行路難。

阿誰爲把窮民繪。

試起當年人主觀。

小民食王之士。秋糧夏稅。理之當然也。便不爲民

害所苦。無菟云征。因事加派。比如一府加派三千兩助工。若照正額錢糧起科。加派所增也不多。但是一班貪汙官吏。乘機射利。原止該每畝加銀半分。他便加做一分。那一箇小民來與他算箇兜底帳。况這每分上。又要加出等頭火耗。完納使用。便就擾害了。况起解三千兩銀子。又有起解路費。上納鋪墊。都要出在小民。不。召怨起人妄圖了。尤員外說的長葉林。是尤員外從來做生意的去處。乃兩州搭界地方。又服齊州。又服兗州。尤員外取

了人的銀兩失事的人齊州告失狀尤員外就着人往齊州去打關節就推說是齊州掌管的若在兗州府去遞失狀又推說是齊州掌管的所以說失賊經官破財不盡兩頭一走盤費俱無只得束手而回尤員外故此不得出醜今日着人打聽却還要在長葉林動手數日之間探聽的人回來報十月望後起身十月廿四日可到長葉林地方有一員解官一員防送武官二十名長箭手護送二十三夜間尤員外先取好酒把咬金喫個半酣帶從人五鼓時候到長葉林攬撥咬金道賢弟我與你終身受用在此一舉咬金提斧上馬道都在小弟身上出長葉林官道立定坐下馬橫斧于鞍轡如猛虎盤踞于當道先有打前站官盧方乃青州折衝校尉離銀兩十數里當先開路也防小人不測之事先到長葉林咬金一馬衝將下來高叫留下買路錢來那個盧方却是弓馬熟閑的武官舉鎗招架罵道嚮馬你只好在深山幽僻去處剪徑苟圖衣食這是三京六府解京的錢糧須要迴

避你這賊人。這等大膽咬金道：天下客商老爺分毫。不取。聞得青州有三千兩銀子，特來做這件生意。盧方道：咄！響馬無知，什麼生意。縱馬挺鎗，分心就挑咬金手中斧，火速忙迎。兩馬相撞，斧鎗並舉，鬪有十數箇回合。後面塵頭起處，押銀官銀槓已到。咬金見後面有人到，恐敵人又有幫手，縱馬搖斧斫一斧來。盧方架不住，連肩卸背，砍于馬下。可是。

斧搖秋月影。

血噴晚霞紅。

二十名長箭手趕到，見盧方落馬，各舉標鎗，叫道：前站盧爺被響馬傷了。咬金乘勢縱馬搖斧，砍倒三四個部下的人。衆人都丟鎗棄棒，過澗而去。抱頭鼠竄，把銀子都棄在長葉林中。解官戶曹參軍薛亮，收回馬奔舊路逃生。咬金不捨，縱馬趕去。手下庄客進長葉林報尤員外。程老爹得勝了，殺了一員官，砍倒三四個部下人。皇銀都丟在長葉林下。尤員外領手下上官道，將鞴籠劈開，把銀子都搬回武南庄去。殺倒猪羊，還願擺酒，等咬金賀喜。

咬金此時追解官薛亮十數里之遠還趕着他這箇主意不爲趕盡殺絕他不曉得銀子棄在長葉林中只道馬上帶回銀子去了故要追趕這解官薛亮回頭見趕得近了老大着忙他是箇做官的又不好哀告響馬饒命叫道響馬我與你往日無冤今日無仇你剪徑不過要銀子如今銀子已都撇在長葉林却又來追我怎的咬金聽說銀子在長葉林無心追趕撥回馬走得緩了薛亮見響馬不趕又罵兩聲響馬銀子便剪去好好看守我回去稟了刺史差人來緝拏你却不要走觸起咬金的怒來叫道你且不要走我不殺你我不是無名的好漢通一箇名與你去我叫做程咬金平生再不欺人我一箇相厚朋友叫尤俊達是我二人取了這三千兩銀子你去罷咬金通了兩箇的名方纔收回馬來到武南庄還遠馬上懊悔適纔也不該通名尤員外曉得要埋怨我倒隱了這句話罷咬金若不隱藏此言尤俊達連武南庄住也不敢住了咬金回庄且賀喜飲酒不題正是

喜入酒腸寬是海。那管人悶堆眉角重如山。那解官跑得自己滿面灰塵。那馬一身血汗也不等這些長箭手。獨自趕到州中。正值刺史斛斯平坐堂。薛解官連忙跪下。斛刺史也吃一驚。薛亮便稟道。小官蒙大人差委。督解銀兩。前赴洛陽。廿四日行至齊州地方。長葉林閃出兩箇賊首。率數十餘人來劫銀兩。彼時天色尚早。齊州防送官兵都不到。衆寡不敵。被殺了將官盧方。長箭手四名。小官抵死相持。留得性命。銀兩都被搶去。特來稟上

大人乞移文齊州。着他緝拿這干賊人。與這三千銀兩。斛刺史聽了大怒道。豈有嚮馬敢劫錢糧。你不小心。失去銀兩。那齊州代你賠償。叫左右取枷杻來。我只解你到洛陽總理。楊僕射跟前。憑他着。你賠着齊州賠。叫聲拿下。薛亮驚得竟不附體。若是要賠這三千銀子。怕不連累妻子。波及親戚。必叫道。老爺在上。這賊人還可緝。他攔截時。自稱甚麼靖山大王。陳達。尤金。只要坐名要齊州訪拿他。便了。斛刺史將薛亮喝罵一場。做一角文書。申總

聖東都營造楊越公道已經措銀三千兩起解。行至齊州長葉林。因該州不行防送。致遭响馬劫去。乞着該州擒緝賠償。一面移文齊州。要他根緝陳達。尤金并銀兩。薛亮羈候。俟東都回文區處。彼此並肩衙門。那劉刺史也丟開不在心上。不期過得數日。楊越公文轉道。人工緊急。一月之內。如拿不着。該州先行措銀賠償。二月之內。如賊人未獲。刺史停俸。巡捕員役重處。薛亮革職爲民。盧芳優恤。這翻青州斛刺史卸了担子。却把來推在齊州劉刺史身上。這劉刺史便急燥起來。道三千兩銀子非同小可。如何賠得起。若要科派在小民身上。纔派得三千兩起解。如何又派。若說地方失于救護。捕官失于覺察。要他賠償。一發體恤下情。也賠不來。若說庫中無碍銀兩。一個官陞任收拾。一翻如何有得存留與我。若要我賠。是些徵錢糧的等頭。火耗詞訟的罰贖。再有百姓舊欠錢糧。已徵未經報解。因新君卽位。赦免却都是自己落包裡銀子。怎與強盜賠償。終不然我在這裡替強盜做官。我

如今只把捕盜狠比。他比不過。定行緝出這千劫賊。若是大夥積盜。起出贓來。還不止三千銀子。若是貧窮烏合之賊。料行花費不多。就賠也有限。一坐堂便叫原領批廣捕捕盜都頭樊虎。副都頭唐萬仞。道這千嚮馬。既有名字。可以挨查。怎麼數月並無消息。這明係你等與他烹分。這項錢糧。故此不爲我緝結。樊虎道。老爺從來再無強盜。大胆敢于通名的。明是故說詭名。將人炫惑。所以小的遍處捱緝。並無踪跡。劉知府道。縱是詭名。豈有劫去三千銀子。已經數月。並沒個影響。不是得財玩竊。也是怠惰。不肯用心。不打你也不上緊。初次先把樊虎唐萬仞打了十五限。三日一比。以後一槩三十板。都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這些人有比較的事在。身上。正是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偏生日子又過得快。纔打了比較。明日又該比較了。却都在樊虎家中燒齊心紙。吃協力酒。計較箇主意。明日進府比較。好回話轉限免打。却就計較出是非來。他這三個爲頭的。在一處坐。那五十名人條。

卓上坐，又在一邊。樊虎對唐萬仞道：「賢弟，我們枉受官刑，我想起箇主意來。秦大哥在本州捕盜多年，方情遠達，就不認得陳達也。認得尤金，目今在來總管標下爲官。前日奉差回來，有多少東西，明日進州稟官，見得本州有舊捕盜秦瓊在州捕盜多年，深知賊人行徑，見充總管來，爺標下旗牌望老爺討回秦瓊響馬。陳達尤金便有了下落，討得下來，我們也就造化了。討不下來，也擔得明日一限。這樊虎二人與叔寶却都是通家厚友，還是這等從長商議。那五十箇土兵都是小人兒，聽得這句話，都七七察察亂嚷起來。這樣好話，瞞着我們講。明日進州，太爺見得本衙門元有捕盜秦瓊在本州捕盜多年，深知賊人巢穴，得受响馬常例，有錢買闊謀幹。在來爺標下爲官，雖是旗牌官，遮掩身體响馬的常例，還送在秦瓊家門上。今日有秦瓊，明日就有陳達尤金。老爺若不做主，就把小的們打死也找不出個賊人來。捕盜樊虎說：「列位不要在我家裏嚷。明日進衙門稟官，就是各散去訖。」

早刑前會齊人進儀門將儀門就關了樊虎拿批
上月臺來轉限衆人都跪在丹墀下面經承的吏
將批接上公座劉刺史舉筆在手問樊虎這响馬
曾有踪跡麼樊虎道老爺踪跡全無刺史把筆就
放下了叫用刑的拿下去打一聲吶喊執刑的都
上來奔樊虎這些用刑的人都是樊建成一班豪
傑催募在府應役來扯他時樊虎道不要亂扯小
的還有一事稟上老爺刺史道有什麼事樊虎道
本州府有個秦瓊元是本衙門捕盜如今現在搃
管來節度老爺標下爲官他捕盜多年地方大盜
積窩他還知得些踪影望老爺到來爺府中將秦
瓊討回那陳達尤金定有下落刺史還不曾答應
允與不允那五十多人上月臺亂叫打滾爺爺做
主討回秦瓊這秦瓊因受響馬常例買閑在來爺
節度府中爲官老爺若不做主討回秦瓊到此捕
盜老爺就打歿小的們也無濟于事劉刺史見衆
人異口一詞只得舉筆轉限免比出府伺候不說
衆人躲過一限却說秦叔寶自長安回家常想起

當日雖然是箇義舉。却是打成得宇文惠及也。無濟于那女子。倘若當日出不得京來。把一個性命。干干的償了宇文惠及。一箇蓋世英雄也。只如此了局。撇下老母嬌妻。誰來看管也。只算得箇莽莽不得箇俠。就是聶政。他親在不肯以身許人。總之搭得伏伴不妥。便把李藥師言語都忘了。以此在家也只收歛。這日只見正在府中立班。外邊報本州劉刺史相見。來總管命請進。兩下相見了也。叙了幾句寒溫。劉刺史便開言。上年因東都起建官殿。山東各州。都有協濟銀兩。不料青州一行三千兩錢糧。行至本州長葉林被劫。那強盜還自通名。叫甚陳達。尤金。青州申文東都。那督理的僕射楊越公。他移文將下官停俸。着令一月內賠償前銀。并要這一干強賊。如遲還要加罪。已曾差人緝拿。並無消息。據衆捕稟稱。原有都頭秦瓊。今在貴府做旗牌。他極會捕賊。意思暫從老大人處借去。捉拿此賊。以了此局。來總管把秦瓊一看。對劉刺史道。那長大的便是秦瓊。這人極有材幹。下官要不

時差遣。怎又好兼州中事。秦叔寶也就跪下道。旗
牌在府。原要伺候老爺。不時差委。捕盜原有樊虎
一千。怎叫旗牌代他。來總管道。正是。還着該州捕
盜。根緝纔是。劉刺史見秦瓊推諉。來總管不從。心
中也老大不快。道。下官也只要拿得賊人。免于賠
償罷了。豈苦苦要這秦瓊。但各捕人。稟稱秦瓊。原
是捕盜。平日慣收受。响馬常例。謀充在老大人軍
前。爲官。還要到上司。及東都告狀。下官以爲不若
等他協同一齊捕盜。若僥倖拿着。也是一功。若或

辭怕這千人在行臺及東都告下狀來。那時秦
瓊要推也推不得了。來總管聽說了。便叫我却有
處。秦瓊過來。據劉刺史說。你得受響馬常例。難道
果有此事。這也不過激勵你成功。就是捕盜。也是
國家的正事。不要在此推調。你就跟那劉刺史出
去罷。叔寶見本官不做主。就沒把臂了。又見劉太
守怒目睜睜。就改口道。老爺分付劉爺。要旗牌去
了。怎敢不去。只是旗牌力量。與樊虎一千差不多。怕
了。不事來。反代他們受禍。來總管道。他這一千捕

盜要你，他也畢竟知你本事子，得你且去，我這廂有事，還要來取你。秦瓊：「罷罷，罷了。」劉刺史出來，出府時，唐萬仞、連明都在府外，接住道：「秦大哥，沒奈何，纏到你身上來。兄的義氣深重，決不肯親自去拿，露箇風聲在小弟耳內，我們舍命忘生的去也。」說不得了。叔寶道：「賢弟，我果然不知什麼陳達，尤金挨挨擠擠到了府前，叔寶換了平常的衣服，進府公堂跪下，劉刺史以好言寬慰秦瓊。秦瓊你比不得別的捕盜人員，你却是有前程的人，素常也能事，就是今日我討你下來，也出于無奈。你若果然拿了這兩箇通名的賊寇，我這箇衙門中，信賞錢外，別有許多看顧你的去處，就是你那本官來，爺自然加獎。這箇批上，我就即用你的名字了。」叔寶同衆友出府燒紙，齊心捕緝，此事踪跡全無。三日進府轉限，看來總管衙門分上，還不好就打。秦瓊到第二第三限，秦瓊也受無妄之災了，畢竟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程咬金雖做響馬。觀其臨去通名。其氣象畢竟不同。真乃晉時祖士雅。戴若思一流人。但知節之氣畧粗耳。原評

通名自是粗率處。非豪舉也。此段光景。視據胡床自若者。何似哉。就箇中評是非。原是向癡人行說夢。若論作者描神寫照之妙。知節之真英雄。全在信尤達不疑。遇叔寶不隱。故卒能委身真主。以功名善終。論戴若思事業。則知節勝之。至祖士雅。則又屬殊絕人物。天不祚晉。功業不終。惟請康宗。器守庶可比。府知節非其伍也。

第二十九回

單雄信馳送綠林箭 程咬金踰斷楊木板

詩曰

四海知交金石堅 可堪間別已經年

相携一笑渾無語 却憶曾從夢裏圓

人生只有朋友。沒有君臣父子的尊嚴。有弟兄的友愛。更有妻子前亦說不得的。偏是朋友可以相商。故朋友最是難忘。最能起人記念。况在那一千好朋友的人。真是一日三秋。要尋着機會相聚。時

值深秋。九月天氣單。唯信在家中督促莊客家僮。經理秋收之事。把收得的茹茹米粟。播揚上窖。茹秸梗子。備蓋屋織壁。柴薪之用。正坐在廳上。只見門上人報王李二位爺到。單唯信聽了。歡然迎出門來。邀他兩人下馬進內。笑道。真是我欲人斯人。至矣。就拉在書房中。列下些現成酒肴。敘向來間闊。唯信道。前歲底接兄華翰。正掃門下榻。怎直至今日方來。伯當道。前時自與兄相別。李玄邃因楊越公府中相招。自入長安。後弟又自他處遷延。要去長安會李兄時。路經少華山。爲齊國遠所留。住彼日久。書達仁兄。到寶庄來過節盤桓。不期發書之後。就遇見齊州秦大哥。唯信驚吃。他在舍下回去。今聞得在來。總管標下爲官。怎麼在關中。又與兄相會。伯當道。叔寶因爲本官遣差。賚禮與京中。楊越公拜壽。齊國遠不認得叔寶。討起攔路的常例來。兩人力戰。不分勝負。是我下山解圍。邀到山上。言及進京拜壽。就鼓起長安看燈的典來。失信于仁兄。將到長安六十里遠。承福寺內。遇見太原

唐公的令婿柴嗣昌叔寶當初在楂樹崗曾救他令岳一場大難。故此起箇祠堂報德。叫做報德祠。叔寶因看祠言及。就被他留住在彼處。過了殘年。正月十四日進京。十五日就惹出潑天的禍來。打死了宇文公子。雄信吐舌驚張道。嚇殺我。我聽得傳言說。有六箇人在長安大亂。着忙得緊。不知何人後來打聽的實。說是太原李淵的家。將我到放了。心却是你們做的這一件事。李玄邃道。這節事也大。孟浪。若不是唐公脚力大。宇文述拿不着實跡。幾乎把一庄大禍。墜在我族兄身上。單雄信道。這等叔寶已久在家中了。伯當道。當夜他就散去。雄信道。我幾番要往山東去看他。沒有箇機會。今日聞賢弟之言。却又引起我山東的興頭來。伯當道。小弟們固因別久來看見。也要邀兄往山東去。雄信道。有什麼事來。伯當道。今年九月二十三日。是叔寶的令堂老夫人整壽七旬。叔寶是箇孝子。京師大鬧之夜。分手匆匆。馬上囑付家母整壽九月二十三日。見如不棄。光降寒門。故此我到長安。

尋了李玄邃，又偶然長安會了柴嗣昌。他是在京中爲岳翁構幹甚事，談起拜壽，他也欣然。因說他岳翁有數千兩贈叔寶的銀子，要回家取了送去。故我只與玄邃兄來拉你同往。

縱聯膠漆似陳雷，骨肉情濃又不回。

嵩祝好伸猶子意，北堂同進萬年杯。

雄信道此事最好，却只是一件我的朋友却多知事的。說伯當邀雄信往齊州與叔寶母親拜壽，不知事的道雄信爲人待朋友有厚薄，往出東與秦

母拜壽，只邀了王伯當去，不攜帶我，一走却不怪到我身上來。李玄邃道：小弟有箇愚見，使兄一舉兩得。雄信道請教。李玄邃道：兄把相知的朋友邀幾位同去，一者替叔寶增輝，一來見兄不偏朋友，叔寶還在不足的時候，多帶些禮物去也表得我們相知的意思。雄信道好，却只是一件都是潞州朋友。如今傳帖就邀他去，恐路有遠近，不同在家與不在家。程途往返，誤了壽期，反爲不美。我也有箇道理，二位且自飲酒。雄信回內書房取二十兩

散碎銀子包做兩包，拿兩枝自己的令箭。雄信却不是武弁官，真怎麼用得令箭？這令箭却只是做就的竹籌，有雄信字號花押，取信于江湖的豪傑朋友，觀了此籌如君命召，不候駕而行。把這兩枝令箭安在銀包兩處，用盤兒盛着，叫小童捧至席前。當王李二友發付，叫兩個走差的手下來，門下有許多去得的人，一齊應道：「小的們都在。」雄信指定兩箇人道：「你兩箇上來聽我分付。」雄信道：「着，你兩箇槽頭認纒口，脩兩騎馬。」一箇人拿十兩銀子爲路費草料之資，領一枝令箭分頭走。一箇從河北良鄉涿州郡順義村幽州，但是相知的就把令箭與他瞧。九月十五日，二賢庄會齊，筭就七八箇日子到齊州。趕九月二十三日與秦奶奶拜壽。九月十五到不得二賢庄，就趕出山東路上相會罷。又指那一箇道：「你這一箇奔河南山東，直至兗州府武南庄尤老爺庄上爲止。這東路的老爹却不要在道，又請進潞州收拾壽禮，在官路會齊，同進齊州。」二十三日與秦太太拜壽，二人答應分頭

去了。

羽檄飛如雨。

良朋聚若雲。

王伯當、李玄邃在單頁外庄上飲酒盤桓。十四日北路的朋友就到了三位。良鄉涿州順義村幽州是張公謹、史大奈、白顯道。明日就要起身。雄信又叫手下拿兩封柬帖對伯當道：童佩之、金國俊昔年與叔寶也曾有一拜不要偏了。二人拿帖請他山東走走。童佩之、金國俊相邀濟南府與叔寶母親拜壽。却問來人又知外日北路朋友皆到。隨即

收拾禮物，備馬出城。到二賢庄會諸友敘情飲酒。次日細早起身，賓主八人部下從者不止十餘人，行囊禮物隨身，兵器用小車子車着，也有箇打前站的騎馬，在前途先尋下處。過汝南奔山東一路而來。九月家間，金風送樹葉飄黃，衆豪傑拍鞍馳驟。正走之間，只見塵頭亂起，打前站的發馬來報。衆老爹到山東界內有綠林。老爹攔一位少年在前廝殺，不好前去。這箇手下人稱呼好沒分曉，怎麼綠林中叫老爹這八箇人裏面倒有好幾個。

曾在綠林中吃茶飯的。因此礙口只得叫老爹雄信。以為得意馬上笑道。不知是那箇兄弟看了我的令箭在中途。伺候隨便也覓些盤費是了。着那箇前去看看。童佩之金國俊道。小弟二人願往。縱馬前去。

馬飛去。鬼疑霜葉。

人逐驚塵趁曉風。

雄信鞍轡上對伯當點頭道。這兩箇兄弟雖是通家。不曾見他的武藝。適纔聞綠林二字。他就奮勇當先。伯當搖頭單二哥。此二友去得不好。雄信道。

為何伯當道。他二人在潞州當差。沒有什麼大方情。聞綠林二字。他就有個薰蕕不相容的意思。他沒有方情。就不認得那攔路的人了。攔路的却不認得他言語。不妥就廝殺起來。這童佩之金國俊。倘有差池。兄却是拿帖邀他往山東來的。同行無疎伴。兄却推不得干係他。兩箇本領若好攔路的朋友。有失却是奉兄令箭等候的。傷了江湖的信義。雄信道。賢弟講得有理。你就該去看看。伯當道。小弟却不敢辭勞。取銀子別了諸友。縱馬前來。

見塵頭起處。果然交戰。敗將下來。却是柴嗣昌與王伯當相期來會叔寶。他帶得行李沉重。衣裝炫耀。撞了尤俊達。程咬金。觸了他眼。攔路要截他的。這柴嗣昌也有些本領。只是戰他兩箇不下。恰好童佩之兩人趕來。便拔刀相助。不知這程咬金逞着膂力。那裏怕你。留着尤俊達與柴嗣昌恣戰。他自趕來。沒上沒下一頓斧砍得金童兩箇飛走。他直追下來。好似

得霜鷹翹疾。

覓穴兔奔忙。

金童兩箇見王伯當道好。一狠响馬讓他去罷。伯當笑一笑。讓過二人。接住後邊馬。上這箇豪傑。橫鎗高叫。朋友慢來。我知你都是道中。咬金不通方語。舉斧照伯當頂梁門就砍。我又不是吃素的。什麼道中。伯當暗笑。好個粗人。我和你都是綠林中朋友。咬金道。就是七林中。也要留下買路錢來。斧照伯當上三路。頂梁門兩領頰。左右肩胛。如瓢潑盆。傾疾風暴雨。砍剝下來。伯當手中的鎗。不回他手。只是鈎撩磕撥。擔塞封避。却又等他膂力盡。

了。斧法散亂。將左手鎗桿一鬆。右手一串。就似銀龍出海。玉蟒伸腰。奔咬金面門鎖喉。刺將上來。伯當留情。剛到他喉下。鎗就收回。不然挑落于馬下了。咬金用斧來鈎他的鎗。勾便勾開了。帶馬連人都閃動。招架不住。拍馬落荒。伯當隨後追趕。問其來歷。咬金叫尤貞外來救我。這時尤俊達又爲柴嗣昌戰住。不得脫身。倒是伯當見了道。柴郡馬尤貞外。你兩人不要戰。都是一家人。往齊州去的。此時三人俱下馬來相見了。程咬金氣喘吁吁的。兜着馬在那廂看。尤俊達也叫來相見。尤俊達對伯當道。曾見單二哥。伯當望一望後邊。指道。兀那來的不是。因是金童兩個去道。响馬甚是了得。故此單雄信一行心來策應。一到彼此相敘。正是

莫言萍梗隨漂泊。喜見回風有聚時。

伯當對雄信道。這便是柴郡馬。都叙齒。揖了單雄信道。還有適纜金國俊道的。有管力的朋友呢。尤俊達道。是敝友程知節。大家也都大笑。見了禮。尤俊達要留衆人。回庄歇馬。雄信道。今日是九月二

十一日若到寶庄恐誤壽期拜壽之後尊府多住
幾日賢弟的禮物可曾帶來俊達道不過是折乾
的意思俱在此間共十一友同進濟南離齊州有
四十里之地已夕陽時候了到義桑村有三四百
戶人家這箇鎮市怎麼叫做義桑村江南地方倚
桑田桑園謂之腴產只是山東養蚕織那乾韃土
紬機戶人家官桑憑民間採取故叫做義桑村若
是春末夏初蚕忙時也還熱鬧九月間休囚天氣
人家都闔門閉戶只有一家大姓趙蓋一帶好樓

迎接往來客商手下人都往義桑村投店眾豪傑
至店門下馬店主着火家搬行李進客房馬牽槽
頭上料眾豪傑解面臉拂灰塵邀上草樓飲酒忽
然官路上三騎馬趕路而來這三騎馬却是何人
乃幽州羅公差官爲雄信令箭知會張公謹史大
奈尉遲兄弟聞知史大奈還是新旗牌沒有責任
打發他先行尉遲兄弟打手本進帥府知會公子
羅成公子與母親講老夫人却也就記得九月二
十三日是嫂嫂的整壽商議差官送禮尉遲托公

子攬撥謀差山東假公而濟私就與秦母拜壽這
來的就是尉遲南尉遲北却還有一名背包的馬
夫共是三騎馬恰好今日也到義桑村主人櫃裏
招呼二位老爺齊州還有四十里路途中沒有宿
頭在小店安歇了罷尉遲分付交手下接包酒保
取橈門外接進尉遲兄弟下馬進店主人出櫃相
迎道二位先前有十一位老爺一行樓上飲酒多
時語言想是醉了二位老爺却是尊客上樓恐
見不便樓下有一張乾淨的座頭就自在用晚飯

罷尉遲南道這主人着實知事那酒後的人我們
和他不好相處就在樓下安穩一宵主人分付擺
一卓齊整酒飯兄弟二人自用且說樓上的那十
一箇豪傑飲酒作樂酒有半酣獨程咬金先醉他
好酒遇了酒只等醉纔住拿這一杯酒在手中又
想那心上這些窮事在關外多年何等苦惱回家
不久遇尤負外相邀長葉休做了這一樁生意今
日結交天下豪傑我也快活這些話不曾言語腹
內躊躇他心裏有這個念頭口裏就叫將出來吃

乾了一鍾酒。把酒盃往桌上狠狠的。一放。就像自己呼乾的。叫一聲。我快活。手放杯。落杯。如粉碎。還不打緊。腳下一蹬。把樓板。蹬折了一塊。

量爲歡中濶。

言因醉後多。

山東地方人家。起蓋的草樓。樓板。却都是楊柳木。鋸的薄板上。又有節頭。怎麼當得他那一腳。蹬折。樓板。掉下。灰塵。把尉遲兄弟。酒席。都打壞了。尉遲南。還尊重。袖拂塵灰。這箇朋友。怎麼這樣。村的緊。尉遲北。却是少年英雄。那里容得。仰面。墜樓上。就

罵。上面是什麼畜生。喫草料罷了。把那蹄子。怎麼亂搗。咬金。也是容不得人的。聽見這人罵。坐近樓梯。將身一躍。就跳將下來。逕奔尉遲北。尉遲北。抓住程咬金。兩箇豪傑。膂力無窮。羅段衣服。都扯得粉碎。乒乒。劈拍拳頭。亂打。還虧了風高。地面。那草樓。像生根柱。棵不然。一霎兒。就推倒了。尉遲南。不好動手。幫兄弟。自展他的官腔。叫酒保。這箇地方。是什麼衙門管的。覺道他。就是箇官了。雄信樓上。開言。也就動起怒來。道。列位。下邊。這箇朋友。出言。

也。自滿野店荒村。酒後鬪毆相爭。以強爲勝。問什麼衙門該管。管得着那一箇都下去打去。那問什麼衙門該管地方的。却是幽州土音。上面張公謹。却是幽州朋友。公謹道。兄且息怒。像是敝鄉里的聲音。雄信道。賢弟快下去看看。公謹下樓梯。還有幾步。就看見尉遲南轉身上來。對雄信講。幽州尉遲昆玉。雄信大喜。叫速速下去。尉遲南看見公謹。同一班豪傑下來。料是雄信朋友。喝退尉遲北。尤俊達也喝回程。咬金咬金尉遲更換衣服。都來相見。彼此陪禮。主人叫酒保。拿斧頭上樓。把踹壞的那一塊板都敲打停當。又排一卓齊整酒上去。畢竟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單雄信令箭行得通。竟是盜賊之首。程咬金動輒尚氣撒村。後日却成忠義之名。可見天下事。惟豪舉的做得。惟粗直的做得。

第三十回

秦叔寶回官受笞責 賈潤甫接客惹疑情

相逢笑解征鞍共盤桓說甚天涯隔越路漫漫

○把金樽浮綠醕莫教乾不盡心中情事夜將

闌

右相見歡

莫言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豪傑見豪傑

自然意氣相投彼此沒箇初相見嫌疑也沒貧富

貴賤的色相單雄信一于其上 好漢掌燈飲

酒這一番酒興，都有些闌殘了。各人好惡不同，愛飲的樓上，燈下殘肴剩酒，行令猜拳，受不得勞碌的，叫手下打了鋪蓋，客房中好去睡了。又有幾個高興的，出了酒店，夜深月色微明，携手在桑林裏面聚相逢，間濶之情。樓上喫酒的張公謹，白顯道史大奈，原是酒友，因大奈打播臺在幽州做官，間別久了，要喫酒叙話。那童佩之、金國俊，日間被程咬金殺敗了一陣，骨軟筋酥，柴嗣昌也是驕貴慣了的人，先去睡了。單雄信、尤貞外、王伯當、李玄邃、尉遲南，這五箇人在桑林中說話良久，也都先後睡了。到五鼓起身，進齊州。這義桑村離州四十里路，五更起身，行二十里路，天明到城中，還有二十里路，就有許多人迎接住了。不是叔寶有人來迎，却是齊州城關牙行經紀人家接客的後生，各行人家口內招呼，有糶糶米糧，販賣羅段，西馬北布，木植等行，亂扯行李。雄信在馬上分付眾人，不要亂扯，我們自有主人家。西門外鞭杖行，賈家店，是我們舊主。元來賈閻甫開鞭杖行，雄信西路有

馬往山東來賣，都在賈家。下如今，都也有兩箇。後生在內說起，就認得是單員外。呀，是單爺小的，就是賈家店來的了。雄信道：「着一個引行李，緩走着。一箇通報你主人，却說賈閏甫原也是秦叔寶好友。侵晨起來書房收拾禮物，寫禮單，行款。明日與秦母拜壽後，將進來道：「啓老爹，潞州單爺同一二十位老爹都到了。」賈閏甫笑道：「單二哥同衆朋友今日趕到此間，也爲明日拜壽來的。少不得我做主人，把這禮物且收過去，不得自家拜壽。」

畢竟要隨班行禮，分付厨下庖人，客人衆了，先擺十來卓，下馬飯，用家中便菜，叫管事的人城中去買時新果品，精緻的肴饌。正席的酒也只是十卓罷。手下人雖多，多把些酒與他們喫，叫班吹鼓手來壯觀壯觀。自己換了衣服，出門降街迎接。雄信諸友將入街頭，都下馬步行。車輛馬疋俱隨後。賈閏甫在大街迎住，雄信讓衆友先進，進了三重門裏，都是大廳。手下搬車輛行囊進客房，馬摘鞍轡，都槽頭上料。若是第二個人，家人便容得容不

得這些大馬。這馬多有千里龍駒。繮口大。同不得槽。有一匹馬。却就要一間馬房。虧他是個鞭杖行人家。容得這些馬匹。衆人大廳鋪拜禮。故舊叙禮。對拜。不會相會的。引手通名。各致殷勤。坐下點茶。擺下馬飯。雄信却等不得。叫道。賈閏甫可好。今日就將叔寶請到尊府來先相會。一會不然。明日偶然。就去使主人措辦不及我們的酒食。賈閏甫想道。今日却是個雙日。叔寶爲响馬的事。府中該比較。他是個多情的人。聞雄信到此。把公事誤了。少不得來相會。我不知道他有這件事。請他也罷了。我知道他有這件事。又去請他。教他事出兩難。人又多。不便說話。只得糊塗答應道。我就叫人去請。又向衆人道。單二哥一到舍下。就叫小弟差人去請。請秦大哥了。只怕就來了。賈閏甫爲何說此一句。恐怕衆朋友喫過飯到街坊。頑耍。曉得裏面有兩個不尷尬的人。故說秦大哥就來。使衆人安心等候。擺酒喫就罷了。正是

筵開玳瑁留知己。酒泛葡萄醉故人。

不說賈閏甫盛設留賓。却說叔寶自當日被這下
公人攀了下來。樊建威也只說他有本領。會得捉
賊。可以了得這庄公事。也無意害他。不知若說叔
寶。馬上一鎗一刀的本事。也便沒有敵手。若論緝
聽的事。也只平常。況且沒天理的人。還去拿兩箇
踪跡可疑的人。夾打他。遮蓋兩卯。他又不肯幹這
樣事。甘着與眾人同比。就是樊建威心上。甚過不
去。要出脫他去。那劉刺史也不肯放。除是代劉刺
史。賠這宗贖銀。或者他心裏喜歡。把這宗事懈了
去。這千人也拿不出三千銀子。只得隨卯進去。比
較。捱板兒罷了。這番末限。叔寶同五十三人進府。
劉知府着惱升堂也遲。已。俾時候。纔開門。秦瓊帶
一千人進府。進儀門。禁子扛兩細竹片進去。儀門
關了。問秦瓊。响馬可有踪跡。答應沒有踪跡。劉刺
史便紅了張臉道。豈有幾箇月中。捱不出兩個响
馬的理。分明你這千與他烹分了。把這身子在這
裏捱。害我老爺在這裏措置賠他。不由分說。拔籤
就打。五十四家親戚朋友鄰舍。都到府前來看。大

門裏外都塞滿了。他這比較。却不是打一個。就放一箇出來。他直等打完了。動筆轉限。一齊發出。五十四人。每人三十板。共打一千六百二十板子。直到日已沉西。纔打得完。正是

一部鼓吹喧白晝。 凡人冤恨泣黃昏。

一聲開門出來。外邊親友哭哭啼啼的迎接。那裏面攙的扶的背的抱的都出來了。出了大門。各人相邀。也有往店中去的。也有歸家飲酒。煖痛的。只有叔寶。他比別人不同。經得打。渾身都是虬筋板。

肋。若把腿伸一伸。竹片震裂。執刑的虎口皆碎。叔寶不肯難爲。那些人倒把氣平。將下來。讓他打皮。便破了。不能動他的筋骨。出了府來。自己收拾村。瘡。只見個老者。叫秦旗牌。叔寶擡頭呀。張社長。社長道。秦旗牌受此无妄之災。小兒在府前新開一個酒肆。老夫替旗牌釋悶一杯。叔寶道。長者賜少者不敢辭。將叔寶邀進店來。逕往後走。却不是賣酒與人喫的去處。內室書房。家下取了小菜。外面拿着饌。煖一壺酒來。斟了一杯酒。遞與叔寶。叔寶

接酒眼中落淚。張社長將好言勸慰。秦旗牌不要傷悲。拿住响馬。自有陞賞之日。若是飲食傷感。易成疾病。叔寶道。太公秦瓊頑劣。也不爲本官比較。打這幾板疼痛。難禁眼中落淚。社長道。爲甚麼。叔寶道。昔年公幹河東。有個好友。單雄信。贈金數百兩。回鄉教我不要在公門當差。求榮不在朱門下。此言常記在心。只爲功名心急。思量在來。搃管門下一刀一鎗。博個一官半職。不料被州官請將下來。今日却將父母遺體。遭官刑戮。辱羞見故人眼。

中落淚。

清淚落淫淫。

含悲氣不禁。

無端遭戮辱。

俛首愧知心。

却不知雄信不遠千里而來。已到齊州。來與他母親祝壽。止有一程之隔。叔寶與張社長正飲酒敘話之間。酒店外面。嚷將進來。張公酒店裏。秦爺可在裏面。酒保認得樊老爹。應道。秦爺在裏面。引將進來。却是樊虎。張社長接住。道。請坐。叔寶道。賢弟來得好。張社長高情。你也飲一杯。樊虎道。秦大哥。

不是飲酒的話。叔寶道：有什麼緊要的說話？樊虎與叔寶附耳低言：小弟適纔西門朋友邀去喫酒，人都講翻了。賈閏甫家中到了十五騎大馬，都是異言異服，有面生可疑之人，怕有陳達、尤金在內。叔寶聞言大喜道：社長也不瞞你，樊建成在西門來買柳店中，到些異樣的人，怕有斷皇槓的二寇在內，我却不敢飲酒了。張社長却有情道：老夫這酒是無益之酒，不過是與足下釋悶，既有佳音，二位速去擒了二寇。老夫當來賀喜。叔寶與建成辭了張社長，離了府門，往西門來。可是。

擬將雲裏手。

撥却天邊月。

到得西門，那西門人都擠滿了，吊橋上、甕城內，都是那街坊上沒事的閑漢，也搭着些衙門中當差的，却不是捕盜行頭的人。見賈閏甫家中到這些異樣人，都起猜疑，有認得秦瓊與樊虎的說：列位這兩箇人來，只怕其中真有緣故了。却與叔寶舉手道：秦旗牌賈家那話兒，倘有什麼風聲，傳個號頭出來，我們領壯丁百姓幫助秦旗牌下手。叔寶

舉手答言多謝列位看衙門面上不要散了幫助幫助下吊橋到賈閩甫門首門都閉了門面吊闌板都放將下來招牌都收進去叔寶用手一推門還不會拴回頭對樊虎道樊建威我兩個不要一齊進去樊虎道怎麼說叔寶道一齊進去就撞住了沒有救手我們雖說常不過日逐比併未必就死他這班人却是凶命之徒常言道雙拳不敵四手你在外邊我先進去倘有風聲我口裡打一個哨子你却就招呼吊橋和城門口那些人攔住兩

身街道把巷口柵欄柵住幫扶我兩個動手樊虎道小弟曉得叔寶推二門三門進來三門裏面却是一座大天井那天天井裏的人又擠滿了却是什麼人衆朋友喫下馬飯已久安席飲酒有鼓手吹打近筵前都是跟隨衆豪傑的手下下面都是兩邊住的鄰居的小人看見這班齊整人安席飲酒就擠了許多此時叔寶怕冒冒失失的進去驚走了席上的响馬又且賈閩甫是認得的怕先被他見了就不好做事只得姓着身體混在人叢中向

上窺探都是一于熊腰虎體的好漢高中盛服之人止得一兩個人是小帽兒待要看他面龐安席時都向着上作揖打躬又有一于從人圍繞急切看不出辨他是何等人要聽他那方言語時鼓手又吹得响不聽見直至點上了燈影影理望將去一個立出在衆人前些的好似單雄信叔寶想一想此人好似單雄信他若來訪我一定先到我家怎在此間正躊躇要看個的實却好席已安完鼓手扎住吹打主人叫單負外請坐罷雄信道借越請公巧又是王伯當向外與人說話又爲叔寶見了叔寶心中就道不消說起是伯當約他來與我母親拜壽了早是不被他看見轉身往外就走正是

明珠投暗裏

按劍浪相疑

走到門外樊虎已自把許多人都叫在門口迎着叔寶問道秦大哥怎麼樣了叔寶把樊虎一醉你人也認不得只管輕事重報却是潞州單二哥你前日在他庄上相會送你潞紬盤費的你剛纔到

府前還是對我講若是那些小人知道來這門口炒炒鬧鬧却怎麼了樊虎道小弟不曾相見不知是單二哥聽得人言故此來請這等回去罷人擠得多了樊虎就走開了叔寶却恐裏面朋友曉得沒趣分散外邊這些人列位都散了罷沒相于不是及人潞州有名的單負外同些相知的朋友到這廂來明日與家母做生日的人多得緊一起問了又是一起來問却說雄信坐于首席他却領了幾個不醜醜的朋友在內未免畚心叫賈閏甫適

纔安席的時候許多人在階下我看見一個大漢躲躲藏藏在那些人背後看了我們一回往外便走這邊人也紛紛的隨他出去了你看看是什麼人賈閏甫聞言也有些寒心疾忙起身觀看畢竟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一班豪傑大半是興唐滅隋的名將坐中氣色定是呼噪磊落人各一致

